

第一季
口述海星

1952年秋季的一天，夜来得早，海风吹过来，咸腥，潮湿，在海口海甸溪北岸，由破庙改造而成的医院里，透出一丝微光。医护人员手提马灯走出房间，踩着土路穿梭在夜色中，逐户查房、测体温、换药、喂药。那是夜色里最温柔、可靠的一点灯火。

彼时，为了发展新中国的橡胶事业，五湖四海的拓荒者南下琼岛，屯垦戍边，种植橡胶。然而，丛林湿热，疟疾肆虐，伤病随时夺命。百业待兴，缺医少药。一群白衣医者追着垦荒的脚步而来，在荒草与胶林间筑起一道生命防线。

正是那盏灯，让诸多垦荒者在病痛中有了依靠，在长夜里有了支撑。70多年后，那盏灯火在《口述海星》微纪录片里重新亮起。寻访当年的亲历者，可以发现历史的深处，一群白衣使者，曾静默无言地守护着那片胶林，也守护着胶林里每一个拓荒者的生命与尊严。



原农垦三亚医院建院初期的牙科诊室。受访者供图



原农垦那大医院医疗队下乡为老百姓治病。受访者供图



20世纪70年代初期，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医院药工人员在制作各科止痛膏药。受访者供图



20世纪60年代，建设中的农垦三亚医院。

受访者供图

海南农垦早期医疗建设
医行荒路夜无寒

■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钰

马灯点亮垦区第一所医院

1952年8月14日，海口海甸溪北岸。百余人弯腰清扫几间破庙与民房，扫帚划过地面，扬起细细的尘土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第一师后勤医院，就在这里落脚。

全院的药品、纱布、针剂和简易器械，4辆马车便能装完，再加一盏马灯，便是这所医院最初的家当。其中最大的设备，是一台缴获的英国造十五毫安手提X光机。外科手术只做了疝气、痔疮、阑尾、清创这些基础的手术。

说是医院，甚至没有围墙，没有病房，没有一张像样的病床。“病人全住在老百姓家里，东家两个、西家一个，散得很开。”在原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医院院长孙凤鸣的记忆里，每到深夜，值班护士便手提马灯，踩着乡间土路，一间屋一间屋地找病人，为他们测体温、换药、喂药。

马灯不亮，照不亮整间屋子，但照得见一张发热的脸，照得见一只等着换药的手，一双期待的眼睛。

医院虽然简陋，但勉强能应付日常需求。当时，垦荒工人的病，多半是硬熬出来的。风湿骨痛，腰肌劳损，虚乏脱力，拖到实在撑不住了，才从农场抬到医院来。

“农场工人很辛苦的，他得了病都是累出来的。”孙凤鸣反复念叨，“到咱们医院来，一定像亲人一样对待（他们）”。

医护人员在捉襟见肘的环境里，想尽办法，医治这些垦荒工人。没有氧气机，就口对口吹气抢救；没有血库，人人都愿意伸出手臂；棉签不够用，把竹子劈成细签，用手指在顶端捻一小撮棉花，消毒了再用；碰到疑难杂症，就不断加强文化、技能、业务学习……

在这所破庙“长”出的医院里，有一种最基础的“本能”：你倒下了，我就在你身边。没有无影灯，没有精密的分科。医学在这里，先是一盏灯，一双手，一颗不肯走开的心。

1954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林业工程第一师集体转业，医院正式更名为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医院。同年，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县（今儋州市）垦殖所医疗所扩建为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第二医院，即原海南省农垦那大医院前身。

海南农垦医疗事业，就这样在荒山野岭的烟火与坚守中，迈出了蹒跚却坚定的

第一步。随着垦殖事业推进，散落在各处的医疗点像一簇簇星星之火，渐渐连点成线、织线成网。

荒草里“长”出农垦三亚医院

1962年，琼北的医疗布局已经兜不住散落全岛的农场与生产队。如从南部垦区赶往海口总院，山路蜿蜒，动辄一整天。危重病人往来不及转运，就倒在了求医路上。

当年4月，黑龙江八五〇农场医院一分为二，抽调101名医疗骨干，举家南迁，创建原农垦三亚医院。

“到边疆去、到基层去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老红军许成余带队，101名医护人员拖家带口，从牡丹江畔一路向南，火车、轮船、汽车，一路奔波，用了半个多月才到崖县（今属三亚）月川村。

然而，他们到达后，才发现所谓的“院址”，不过是几栋破旧平房和几间茅草屋，齐人高的杂草长满土地，映得人心也茫茫。

“海南缺医少药了，为了响应国家号召，我们医务人员就来了。”中国人民志愿军老战士、原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医生刘丕显回忆，当时天气很热，来自天南地北的职工不适应海南的气候，很多人身上都长疹子、起水泡。

然而，他们没有一个人抱怨苦和累，放下行囊就动手干活，割茅草、劈木头、搭草棚栖身，清旧屋、扫尘埃、用最简单的木料搭起诊疗台和药柜；肩挑手扛，搬运有限的医疗设备和物资。

7个月后，农垦三亚医院开业，破平房已经被改造成外科、内科、传染科3个临床科室，有了检验、放射、理疗、药局、门诊5个医技科室，还设置了100张病床。

当时垦区孩童多发高热急症，常需头皮针穿刺救治，偏偏医院没有专用的精密穿刺器材。

“没有头皮针，我们就自力更生，拗断针头自制器具，一遍遍调试打磨、比对适配，顺利完成每一次穿刺。”原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护士陈顺玉回忆，输液用的是可重复使用的广口玻璃瓶，每一次都要严格高压消毒，靠人力补上缺医少药的短板。

“当时的信念只有一条，扎扎实实做好工作，更好地为伤病员服务。”原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医生丁文祥白天于临床一线忙碌；入夜，卸下一身疲惫，又牵头组织

全院医护集中研学。物资匮乏，条件简陋，他始终潜心钻研医术，精进不辍，为医院带出一批又一批医疗骨干。

这句话说得很轻，像在说一件平常事。可正是这份平常，让101位从白山黑水走来的医务人员，把根扎进了天涯海角的荒草里。

北雁南飞，落脚月川，一群人的半生就此改写。他们一脚一脚，在荒草中踩出了一条医路。

融入全岛医疗网络

后来的路，是由弱到强，一步一步走出来的。

1996年，原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、农垦三亚医院先后获评“三级甲等医院”。

由此，海南农垦系统内形成以直属医院为龙头、农场医院为骨干、基层卫生所为基础的医疗网络，覆盖全垦区，保障职工及周边百姓的医疗需求。

2015年，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启动，垦区医院逐步移交地方管理。原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，现为海南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；原海南省农垦三亚医院，现为海南省第三人民医院；原海南省农垦那大医院，移交儋州市人民政府，加强西部区域医疗中心建设。遍布全岛的78所原国营农场医院全部属地划转，并入各市县基层医疗卫生网络。

改制，改变的是医院的隶属身份，不变的是扎根基层、为民服务的垦荒医者初心。

曾经靠马灯巡诊的临时诊疗点，如今成长为设备先进的三甲医院；曾经徒步翻山、上门问诊的基层卫生所，如今升级为覆盖城乡、服务民生的标准化基层医疗机构。

依托地方财政支持、高校科研资源和全省医疗统筹规划，原垦区医院已成为海南医疗的一支核心力量，守护着全岛百姓的健康。

屋顶变了，设备变了，身份也变了。但那段历史没有被忘记，它被安放在原海南省农垦总局医院史馆的玻璃柜里，一盏马灯、一个旧药箱、一副老听诊器、几本泛黄的病历，安安静静，等着后来人俯身一看。

《口述海星》所做的，是在声音消失之前把它留住。孙凤鸣、刘丕显、丁文祥们的回忆，没有华丽的修辞，只有一间屋一间屋地跑，一把草药一把草药地采，一个农场一个农场地走的往事。□